

# 什么时候走上街头抗议唐纳德·特朗普最有效？

2011年，美国多个大规模抵抗运动开始复苏，包括占领华尔街、冲击华尔街<sup>1</sup>、“黑人的命也是命”、立岩苏族<sup>2</sup>等。近日，美国再一次出现严重的政见分歧。自2016年11月8日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出现了抗议或反抗议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的游行，很多美国人都参与其中。

世界各地的最新数据表明，大规模抵抗运动还将持续，其中最普遍的是非暴力公民抵抗，即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平民百姓通过抗议、罢工、抵制、隔离，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暴力行动与反对者对峙。

正如我和玛丽卡·斯蒂芬2017年1月在《华盛顿邮报》“猴笼”专栏所指出的：美国本土最近的骚乱也是全球民间抵抗复苏的一部分。但是这次复苏往往被误解或者扭曲了。下面我将列出10个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非暴力运动的定理。

1. 纵观历史，非暴力斗争往往比暴力斗争更有效。在反抗集权的运动中，非暴力抵抗在短期内的成功率是暴力武装抵抗的2倍。研究非暴力抵抗的政治学学者凯思琳·坎宁安还发现，在争取民族自治的运动中，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也比暴力武装抵抗更高。此外，非暴力抵抗和暴力抵抗运动相比，最终迎来民主体制的概率是10:1。实际上，暴力抵抗在民主国家更容易削弱民主性，而非暴力抵抗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2. 民众参与者的数量和多元化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群众运动是否能取得成功取决于参与人数的多少。非暴力运动的规模平均要比暴力运动大11倍（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如果参与者更多和更多元化——比如，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活动家，而且包括了不同的阶级、种族、年龄、性别、地域和其他社会类别——运动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3. 非暴力纪律至关重要——尤其在运动代表的是少数群体的情况下。每一个严重挑战现状的运动都会遭受镇压。一个运动如何回应镇压，决定了这个运动是否会长久。如果一个运动对镇压的回应是暴乱或巷战，这个运动往往会不了了之。如果一个运动对镇压的回应是武装叛乱，这个运动不仅会失败，往往还会经历一段长时间的血腥冲突，使许多无辜的人丧生。如果一个运动对镇压的回应是统一的行动、坚定的决心和良好的非暴力纪律，这个运动往往会取得成功。非暴力运动要去中心化，对非暴力纪律进行预先培训，为应对镇压做准备。
4. 暴力与非暴力并行几乎不可能促使改变。采取或接受“部分暴力”（运动大多数人采用

---

<sup>1</sup> 2014年9月22日，数万名抗议者身穿蓝衣（象征海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集会，要求停止引起环境危机并从中获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有102名抗议者被逮捕。

<sup>2</sup> 立岩位于南北达科他州之间的印第安保留地，当地居民主要为印第安苏族人。2016年春季，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经批准开始建设，该项目计划将北达科他州西部的石油输送至伊利诺伊州南部，管道穿越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并经过立岩地区苏族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2016年4月1日，立岩苏族一位历史学家和活动家拉·多娜·阿立德与她的孙子们一起建立了“圣石营”，以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建议项目，因为该项目威胁到了密苏里河上游的水质。密苏里河是立岩保留地的唯一水源。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多个原住民部落、环保人士的支持。2016年夏天，一群立岩年轻人到华盛顿请愿，并发起“尊重我们的水源”运动。

美国陆军工兵建设集团是该项目建设的主要承建企业，曾对输油管道的线路进行了有限的环境评估，并称该项目对自然环境不会有显著影响。7月，苏族部落起诉陆军工兵建设集团，称其违反了美国1966年生效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法》，并要求停止该项目。

9月7日，最高法院驳回了立岩部落诉讼请求。但是美国环保局、内务部和历史保留地咨询委员会暂停了该项目的实施，要求美国陆军工兵建设集团重新对该地区进行完整和正式的环境评估。9月底，有300多个已登记注册的原住民部落表示支持立岩苏族的运动，有3000多名支持者抵达立岩。这是100多年来美国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2017年1月，特朗普以“增加就业”为名，下令恢复建设，该行政命令引起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

非暴力战术，但其中一部分人采用暴力）通常不能帮助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那些包含“部分暴力”而取得了成功的运动，也并不是因为运动的暴力因素而成功的。奥马尔·霍夫关于1960-1975年，骚乱和暴力是如何改变美国民意和投票行为的研究和埃米利亚诺·霍特沃恩关于暴力对法国抗议活动成功的影响的研究显示，那些认为暴力和财产破坏是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的人被危险的误导了。

5. 灵活和创新的技术是关键。依靠一类战术——比如抗议、请愿或者集会——的运动最后往往会失败。“键盘活动家”也不能和成功地抵抗运动划等号。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学者库尔克·苏克的研究告诉我们，运动需要持续改变战术——尤其要在集中战术（比如示威）和分散战术（比如罢工和隔离）之间转变才能取得成功。具体而言，当镇压变得更加严酷的时候，运动要转而使用低风险战术（比如不合作），才更容易取得成功。就如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的纳什维尔餐馆静坐行动那样，一些运动使用静默游行和严守非暴力纪律的战术来展示力量。

6. 运动的目的是改变对方的想法，而不是感动他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活动家很难通过唤醒对手的良知或者攻击对手的道德来取得胜利。吉恩·夏普（还有在他之前的汉娜·阿伦特）最睿智的观点：是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民——包括富人、公务员、文化精英和安保部队——与统治者的日常合作、支持或者默许，才使统治者得以维持他们的统治。成功的运动必须吸引这些作为社会支柱的精英和追随者。尤其重要的是，要努力说服安保部队投诚、开小差或者不合作。举一个著名的案例，2000年10月，塞尔维亚警察拒绝向要求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下台的抗议者开枪，因为他们在抗议的人群中看见了熟悉的面孔——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

7. 成功需要时间。非暴力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平均时长是3年（暴力运动的平均时长是非暴力运动的3倍），这样的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

8. 计划和维持攻势往往比即兴行动和防卫更加有效。有计划战略——明确的目标——对于运动至关重要。有战略才能制定相应的战术。比如，与无组织的抗议相比，有组织的运动更有可能在镇压下取得胜利。（要了解制定战略需要哪些实用的指导原则，请参见[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编写的《[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核心教程——有效的非暴力抗争指南](#)》，由战争抵抗者国际中心中心编写的《非暴力行动手册（第2版）》）这意味着有效的非暴力行动应该着重于行动前的会议、规谋和协调，而不是行动本身。一个资深的活动家曾经告诉我：“我们95%的时间花在计划和准备上，5%的时间花在行动上。”

9. 什么是最有效的运动组织形式，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人们普遍的共识是：一个运动内部的凝聚力和共同的愿景，对运动的成功和恢复十分重要；如果运动的领导权集中在某个著名的领袖手里会是极度危险的。总的来说，运动需要领导，但是一个多中心化的或者集体领导的运动，比一个有着超凡魅力领袖的运动更有弹性。关键是运动既要有足够的凝聚力使其可以持续，又要多中心化使其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最严酷的镇压。

10. 人们用非暴力斗争反对希特勒，拯救了无数生命。尽管最终是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的统治和大屠杀，但非暴力运动——面对的是一个强硬的，进行种族灭绝的政权——对于数以万计生活在纳粹占领下的人民仍然至关重要。关于纳粹占领下自发地和有组织的非暴力运动的研究，我推荐雅克·塞梅林的著作《非暴力对抗希特勒：1939-1943，欧洲的公民抵抗》。

对于有志于学习和传授非暴力抵抗知识的人们来说，有数不清的资源可供使用。我推荐[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和斯沃斯莫尔大学[全球非暴力行动数据库](#)。其他相关资源参见[“公民抵抗运动高级研讨会”](#)。

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内容选自2016年11月15日我在[“政治暴力@一瞥”](#)网站上发表的[《从四个方面了解我们怎么知道非暴力运动正在取得成功？》](#)一文。

埃里卡·切诺韦思